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蒋述卓
主编

The woman born a leaf

THE WOMAN
BORN A LEAF
属树叶的女子

THE WOMAN
B O R N
A L E A F

【加拿大】曾晓文 著



假如说我有九条命，
那么只有一条属于寻常的自己，
其他八条属于笔下的人物，
行路千万里解答一生渴望解答的问题，
在时光的流转中为爱与选择一次次悲喜交集。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蒋述卓
主编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THE WOMAN
BORN A LEAF
属树叶的女子

THE WOMAN
B O R N
A L E A F



【加拿大】曾晓文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假如说我有九条命，那么只有一条属于寻常的自己，其他八条属于笔下的人物，行路千万里解答一生渴望解答的问题，在时光的流转中为爱与选择一次次悲喜交集。

曾晓文

多年来，在海内外侨界与华人社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出现了更多的华人移民。如今，可以说，四海五洲凡有人居住之地，几乎都有华人的身影，而只要有华人居住与扎根的地方，就会有华文文学生长的契机与土壤。

从美国的“天使岛”诗歌到聂华苓、於梨华、张错再到严歌苓和加拿大的张翎、陈河、曾晓文，北美地区的华文文学走过的百年路程和取得的傲人成绩令人肃然起敬；欧洲则有从赵淑侠、池莲子、林湄、章平到虹影、杨雪萍、老木、谢凌洁等覆盖全欧洲领域的欧华文学胜景；亚洲，在原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兴盛的同时，如今的东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崛起了华文文学的山峦；大洋洲、非洲乃至中南美洲，华文作家也正在集聚着创作爆发的力量。一代又一代海外华文作家，接力华文文学创作，共同创造了海外华文文苑的庞大气象和繁盛局面。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不断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如《中国作家》《十月》《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上发表，并屡屡获得多种奖项，

拥有海内外大批“粉丝”，产生着重要影响，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海外华文作家居住海外，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他们当中有的是前好几代就已移居他国的华裔，早已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作品犹如一面面镜子，直射、折射或者反射着异域的种种风物风情，他们的心也似一束束充满能量的光透视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无论是书写当下还是回忆往事，无论是叙实还是虚构，都呈现出耀眼的斑斓。欧洲的杰出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作家的创作需要有“心之光”的照射。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则将欧洲文学理论的发展梳理为“镜与灯”两个喻象。文学是人学，它首先需要“心”之“光”的照射与透视，世界现实的复杂多变才能经过作家“心”之“光”的过滤与影射，呈现出斑驳陆离的七色之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令人心荡神移、迷醉沉浸。丛书冠名以“七色光”，正是此意。

此丛书首推七种，旨在反映一批中生代、新生代的优秀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实绩，体现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新感觉、新面貌和新趋势。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不少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但他们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集子里收录了一些访谈与创作谈，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为华文文坛提供一种有益的研究资料。这些作家中还有比较陌生的面孔，有的还是跨界的作家，他们带给丛书一种清新的文风和别样的文学之气。

总之，丛书的宗旨是着眼于“新”与“透”。“新”在于新人

新作，包括推出新生代的作家，以及虽不为人熟知但却能展现华文文学创作新力量的中生代作家；“透”则在于表现出通脱剔透的散文风格，能透露出七色之光的散文新格局与新气象。

我们与五洲四海的华文作家一道行走在文学的山阴道上，我们共同在努力着！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行记	走近卡夫卡	003
	海明威的海	006
	童话小岛布拉诺	010
	寻踪玛雅家园	013
	天津·青春渡口	017
	兀自美丽	
	——纽芬兰旅游散记	020
	重遇蒙娜丽莎	029
	巴黎拉丁区文化之旅	035
	蓝色忧郁	041
情志	别离在即	049
	戏剧人生	051
	情误	055
	情痛	057
	叹息孤独	060
	属树叶的女子	063
	别了，美国	067
	静默地守候	076

	爱与喜欢	079
	生死朗读	081
	生命中的桥	
	——读美国小说《廊桥遗梦》之后	
		084
	你的鞋会讲述你的故事吗？	088
	与多伦多共饮	092
文心	《梦断得克萨斯》后记	107
	我的文学“慢船”	110
	被遣送的和被离弃的	
	——中篇小说《遣送》创作谈	115
写真	长歌当哭	121
	优雅地告别	124
	奔跑的心	131
	背灵魂回家	139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	144
	假如不在海外写作（代后记）	203

行

记

X
I
N
G
J
I

初秋的布拉格，灿然流金。明黄的树叶环绕橙红屋顶、翡翠塔尖、描金窗棂，把大自然的和人工的色彩泼洒得淋漓，令人恍若置身于童话世界。踏上中世纪石子铺成的小街，欣赏闪光的水晶制品；或者坐在有着千年历史的露天咖啡屋，倾听现场高水准的音乐演奏，粗糙的心会变得细腻，刻板的人也会生出柔情。

布拉格，是一部活着的建筑历史。在这里能找到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等各种建筑类型。因拥有两千多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布拉格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全城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城市。布拉格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不仅在建筑方面，还在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其代表人物包括扬·聂鲁达、爱因斯坦、米兰·昆德拉，还有卡夫卡。

尼采说过，当他想以一个词来表达音乐时，他找到了维也纳；而当他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他只想到了布拉格。

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出生于布拉格老城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以德语写作，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布拉格。他的作品大多以布拉格的建筑和街市为背景，为布拉格更添几分

神秘。

布拉格城堡是昔日王宫，以金色大门、飞扶壁和独特的波希米亚风格室内装饰而著称。正如世间所有豪华，都被简朴所衬托，在城堡脚下，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陋巷。小巷建于15世纪，名字倒很气派：Golden Lane（黄金小巷）。据说早年为王公贵族打造金饰的炼金术士居住于此，因而得名。在19世纪之后，小巷逐渐变成贫民窟。这里的11间彩色小屋，间间都有历史意义。其中蓝墙红顶的22号，是卡夫卡的故居，门口墙上还挂着卡夫卡的名号，使得黄金小巷名声大振。现在它是一家小书店，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热衷拜访的地方。

当我走进22号小屋，难以想象卡夫卡当年怎样在这间低矮窄小的屋子里写作，一颗与文人相通的心忍不住地痛起来。

在老城区，我看到了在卡夫卡笔下出现过的钟楼。楼上500多年前手工制作的精美天文钟，见证了布拉格历史上的多次荣辱变迁，从战争、大洪水以及其他灾难中幸存下来，至今还准确无误地报告着时间。每到整点，天文钟上方的窗户便会自动打开，一旁的死神开始鸣钟，耶稣的12门徒木偶在圣保罗带领下一一现身。在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对生与死、历史与现实、俗世与天堂产生无穷联想……

卡夫卡出生的房子，两年前被建成了博物馆。博物馆收集了卡夫卡的照片、亲笔信、日记、各种证件、作品手稿以及初印版本……照片上的卡夫卡是英俊的，和想象中那个愤世嫉俗的作家相距甚远。博物馆没有僵硬地罗列事实，却运用多媒体、装置艺术、室内设计艺术展现文物，营造出卡夫卡作品独有的恍惚、梦幻、无奈的氛围。在这里能体验到《城堡》中的荒诞，《变形记》中的愤懑，还有《饥饿艺

术家》中的执着。

博物馆以最富创意的方式表现卡夫卡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在石子铺成的小路上，摆着他童年的照片。我似乎随着敏感内向的他一次次走过老城区去上学；大屏幕上放映的20世纪初的街景在昏暗的光线下模糊不清，仿佛在水中摇动；在另一展室中间悬挂着他生命中四个女人的大幅照片。他的几段爱情都没有结果。因为担心婚姻会夺走他的真爱“文学”，他总是临阵逃脱。卡夫卡曾是白日里的公务员，夜晚中的作家，在真实与梦境之间徘徊，时时面临人格的分裂。在一个土堆上插着的是他的死亡证明书和墓碑照片，代表着一个思想者生命的终结。

回到博物馆一层，透过一扇小窗，看到伏尔瓦塔河水平静地躺在忧郁的天空下。这是卡夫卡曾望过无数次的天空和河水，而不远处正是他笔下那神秘莫测的“城堡”。卡夫卡的作品虽然名扬世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但他在故乡的遭遇令人悲哀。他曾被认作是一个标奇立异的怪人。Kafkarna一词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意思是“痛苦的境况”和“徘徊于荒谬之中”。他的作品被历届捷克政府禁了80年，2007年年初终于首次出版，重见天日，捷克人也逐渐开始以他为骄傲。卡夫卡生前没有因写作赢得过荣誉和嘉奖。也许布拉格已经变成了他梦想中的样子，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博物馆如今会为布拉格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那一瞬我眼中的泪，是替所有为文学挣扎过的灵魂而流的……

在见到海明威故居之前，先见到了大片的海。

驾车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出发，经迈阿密，转上“世界最美的跨海高速路”：美国1号公路。陶醉与恐惧共生。左窗外是大西洋的湛蓝，右窗外是墨西哥湾的碧蓝，阳光、天空、海水相拥而来，棕榈树柔枝拂面……路是狭窄的单线，在有些地段海拔不到1米，担心强风骤起，把自己吹落到大海里。

80多年前，海明威决定搬离内陆，是不是受了海的吸引？

经过几十个风景各异的礁岛，终于抵达天涯海角：美国最南端的西礁岛。西礁岛距离古巴仅90英里，面积4平方英里左右，长夏无冬，居民不过两万五千人，但每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两万人。同性恋者尤乐于在此欢聚，享受自由平等的“天堂感觉”。

海明威离开西礁岛70多年，但似乎无时不在。在岛上随处可见他的画像，很多人乔装成他饮酒狂欢。他和第二任妻子帕琳的故居，白头街907号，是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西班牙式的二层楼房，被漆成奶酪色，墨绿的屋顶和草绿的木窗板，与花园中的热带、亚热带植物相互辉映。起居室的墙上挂着海明威的几幅照片：清秀少年，才俊青

年，硬朗中年，难怪他在每个年代都被推崇为偶像。

最令游客驻足的，是后院客房二楼的书房，海明威的最爱，有人甚至发誓见过他的鬼魂在此游荡。书房光线饱满，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翠绿的棕榈树，隔街高耸的西礁岛灯塔。四周是半壁高的书架。海明威读莎士比亚和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还欣赏莫扎特的音乐、戈雅和谢赞勒的画作，从各种艺术中汲取滋养。墙上悬挂的鹿头和大鱼标本，是他冒险生涯的纪念物。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钟必定起床，在书房里写作到中午。他有一台皇家牌打字机，但很少用，喜欢用铅笔写作，因为便于修改。据说他写得最顺手时一天用了7支铅笔。从1929年到1939年，他创作了《午后之死》《丧钟为谁而鸣》《非洲的青山》等长篇小说，还有《乞力马扎罗的雪》等著名短篇。他用17个月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又连续修改96个小时，没有离开书房。他用一捆铅笔，写出文学史上多彩的辉煌。

离开海明威的故居，驾车不用5分钟就到了海边。搭上游船，立即置身于墨西哥湾的碧波之上。

海明威在西礁居住的十年间，几乎每天下午都驾船出海捕鱼。一天不出海，日子就等于虚度。他多次遇险，曾被古巴渔民富恩斯特搭救过性命。后来他经常和富恩斯特一起捕鱼，结下深厚友谊。1930年，富恩斯特曾钓到过一条过千磅的大鱼，不料遭遇鲨鱼袭击，只带回一副鱼骨。20多年后，海明威根据富恩斯特的经历写成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给世人留下名言：“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他还因此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有时要

经过几十年的无声酝酿，我想，甚至要等到人生海浪的彻底平息。

在茫茫的大海上捕鱼，想必孤独。也许文人需要更多的是孤独，而不是喝彩。海明威1954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中有一段精彩表述：“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有什么能比大海更代表永恒？海明威是不是执意“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

船上的游人早已半醉，在轻摇滚音乐中且歌且舞，几乎没有任何酒量的我，却无可救药地清醒着。

美国著名剧作家威廉姆斯·田纳西也曾在西礁岛住过多年。他以《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作震动全美。按理说海明威和田纳西应该惺惺相惜，常聚首切磋文艺，但他和田纳西只在古巴见过一次面。许多人断言，反同性恋的“硬汉”海明威和同性恋者田纳西不可能相容。不同谋便不靠近，想必也是聪明之举。也许接近自然比接近同类更舒坦。

太阳慢慢地向天水交界处滑去，海的颜色渐渐变深，把白日里所有的捕获和挣扎归入含蓄。那享誉世界的西礁岛的落日，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

入夜的西礁岛酒绿灯红。游客在街上兴奋地攒动，提着啤酒瓶边走边喝，而音乐声无不荡漾火辣激情。Greene街上的“托尼船长酒吧”（曾名为“邋遢乔酒吧”），有烈酒和女人，当年令海明威夜夜

流连。酒吧里悬挂着成百上千的文胸，是各色女人酣醉后的留念。海明威饮酒作乐至深夜，靠灯塔的指示，才能找到回家路。

海明威似乎过着三重生活：作家、冒险家、酗酒者。他在经历了战争的腥风血雨之后投身写作，同时寻求冒险。他到奥地利滑雪，去古巴捕鱼，到非洲野游，甚至去西班牙尝试斗牛。写作和冒险，都不能使他从家族遗传的抑郁症中解脱，于是酗酒。他在身体上企求生存，却在心理上渴望死亡。上个世纪60年代，他自觉才思耗尽，而失去文学，就意味着失去生命。他开枪自杀，令世人悲痛、失望。他说过“在压力下，更要保持优雅”。但没能保持人生最终的“优雅”。也许对作家的期待，不可以超出对凡人的期待。海明威的冒险精神、坚强意志、享乐生活，还有忧郁迷惘的情绪，都融入他的作品，造就他，也毁灭他。

四天后，在清晨离开西礁岛。太阳照常升起。将回到加拿大自己的平静的书房里，回到一个“非作家”的写作状态中，只在记忆中添一片湛蓝一片碧蓝的海，海明威的海。